

戰論哲學餘集

蘇俄哲學論戰

俄國司多利亞洛夫著

吳友清譯

蘇俄哲學論戰

著 者 司 多 利 亞 洛 夫

譯 者 吳 友 清

出 版 者 大 中 華 書 店
上 海 中 山 路

發 行 者 大 中 華 書 店
上 海 中 山 路

定 價 每册實價大洋九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出版

1——1000册

原著者序

本書完全是“反機械派”的，因為作者的哲學宇宙觀，是站在老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唯物論的立場上。這或者不使人十分滿意。那更好。我們不和那班認理論的無原則性為原則，認哲學上嚴格的黨派為罪過的“廣泛的自然派”同路走。伊里奇極不客氣地批評“哲學的無黨派性”，並稱牠為“走到死路的派別”。“馬克思和昂格斯始終都是哲學上的黨派”——伊里奇說。

“意識領域中的任何不純粹性，在我們的時代是特別不容許的。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要把歷史委託給無產階級的，或者更正確點說，用鬥爭從歷史方面獲得的一切文化遺產隸屬於馬克思主

義的思想系統之下。科學，藝術，日常生活的規範——這一切都要受無產階級理論及實踐的批判的大燄的洗滌，並把牠改造過來用以建立康民尼斯謨的社會而且把自己——社會主義建設者自身也改造了。一些時候卻不使馬克思主義思想系統批判的光耀和獨創的武器“生鏽”。尤其是重要的，是要保存此種武器的嚴格的正確性和純粹性。馬克思主義的“朋友”，當這個時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領域，和馬克思主義方法論領域的“思想系統”的舞台上出現了，這恰恰合於意大利的一句諺語：“上帝，先防禦我的朋友，我們的敵人容我們自己以後再來對付吧！”“我們”那班企圖對馬克思主義加以信仰的機械派，主觀主義者，弗洛伊德派（弗洛伊德是心理分析學的創始者，他的心理分析是以性的衝動來解釋人生的一切——譯者），經驗論者等就是這樣，實際上他們是近代修正主義的派別。現時在哲學傾向中傳佈得最廣泛的就是所謂“機械派”傾向。我們的主觀主義者和“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就是機械派，他們那種機械

的宇宙觀，經過或種中介的階段不可避免地要走到主觀主義方面去——歸根結底——要走到觀念論方面去。“聰明的觀念論——伊里奇說——比笨拙的唯物論對我們更接近些”。在黑格爾的“聰明的觀念論”方面，有許多東西值得研究，而且歷史把牠引到唯物論（由黑格爾到馬克思）方面去，因為他的辯證法把他的系統破壞了。馬克思主義在“笨拙的唯物論”（庸俗的機械唯物論）方面學不到什麼東西，而且邏輯地築成一條拒絕唯物論的道路。

“直線性和單面性，麻痺性和硬化性，主觀主義和主觀的曖昧性——這就是觀念論的知識論的根據”伊里奇“唯物論——伊里奇說——從近代實證科學的各種危機中能夠得到勝利，只有以辯證法的唯物論來代替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的條件下才有可能”。作者不希望本書是一種研究的著述。我們的任務非常簡單盡可能的用通俗的形式把現時馬克思主義隊伍中，正統派的辯證論者與機械派及其他哲學的修正派間所存在的不同的意見描寫出來。我們的任務在於把機械派相對論者及弗洛

伊德派本質上及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方法論立場揭露出來，——在大眾的前面揭露出來，就是作者絕對不認哲學是他自己的“專門學問”，雖然對辯證法唯物論的基礎粗有認識。作者在本書中首先是為革命的青年着想的。

我們階級的敵人對我們這種驟然看去好像是“抽象”的理論辯駁不處冷淡的態度的。國外的孟維克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機關報上已經稱贊我們的機械派了。

尤其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領導機關”應當廣大的組織起來，給哲學的修正主義以抵抗。我們可以違反哲學的波克達諾夫派及庸俗派，繼續把辯證法唯物論作為我們的不僅是領導的而且是唯一的哲學。

第一章

哲學與階級鬥爭

當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們面前提出偉大的，實踐的任務的時候，便發生這樣的一個問題：對於哲學爭論的某種“純粹理論”的問題，是否值得探討？難道革命的實踐不高過於理論嗎？

自然，在某種意義上說，實踐先於理論。我們的革命的理論從於我們的革命的實踐，而不是相反。但就是因為革命的實踐，和理論間的不可分的聯繫，和理論聯結的程度，比和任何別的都要密切。牠不能離開理論而孤立；或和理論對立起來。保守舊秩序，反對反抗階級的反革命，才能以赤裸裸的實踐主義為滿足，才能倚靠那大的和小的守財奴式的下流商人的“健全思想”。

用小小的代價來“糾正”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關係的現有秩序，和“用小小的步伐，怯懦的週迂”，向前移動的改良主義者不需要很大的理論的一般化，且不需要引伸理論，因為反映歷史發展的客觀行程的真正科學，是和改良主義不相容的。至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那便與這不同。牠斬釘截鐵地提出偉大的歷史問題，而且不能沒有深刻的前途，不能沒有廣大的（按其擺動的範圍而言）戰略上的演習。牠要多方地，科學地來注意實際的情形和前進的運動。

什麼是一般的理論，什麼是革命的理論呢？

理論是集中化的實踐，牠是證實過，測量過的及多方思索過的實踐的經驗之凝結物。要理論地來思維實在性——這就是說，要揭發出統轄實在性的規律，并把牠提到實在的歷史發展中去。

但如果科學一般是綜合的，思索過的，“凝結的”經驗，那末哲學——在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所瞭解的哲學的意義上說——是論運動的一般法則，是論最科學的思維理論和方法以及整個理論的凝

結物的科學。哲學在我們所了解的意義上說，牠首先是方法論。方法是一切理論的“靈魂”。無論某種科學的經驗內容，個別論綱都可推翻更改，但牠的方法依牠自身增長的程度完成起來，發展起來。哲學是整個科學思維的一般方法；規定一般方法論的原則，探討科學思維的一般基礎為其任務。

很自然的，哲學領域在科學中是“司令台”，是理論高峯中的最“高峯”。如果一般地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那末戰鬥的無產階級就不能把這理論的“高峯”放在他的注意力之外。

“哲學在無產階級中找到牠自己的物質武器，無產階級在哲學中尋得牠自己的精神武器。”馬克思這樣說。

哲學問題的鬥爭，就是說一般方法論問題，（關於自然界，社會和思維運動的一般法則）一般宇宙觀的鬥爭，不能不在或種程度上反映出階級鬥爭，牠不能不是“黨派的”。哲學對階級鬥爭的裁判不是中立的及無分彼此的。“近代哲學——伊里奇說——也和二千年前的哲學一樣，同是黨派

的”。“不能不在哲學中來觀察黨的鬥爭，歸根結底牠要反映出近代社會敵視階級的傾向和意識。”伊里奇論一種反唯物論的哲學傾向（經驗批評論）時，曾經這樣說道。爲擁護辯證法唯物論的基礎而起的一切爭鬥，不能不在或種程度上反映出階級鬥爭。

昂格斯在某個時候曾經說過“第三個戰線”，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這戰線上應當給舊世界一個打擊——這就是關於理論鬥爭的戰線。布爾什維克主義不停止地用力指出此種戰線的重要性，特別是伊里奇全生涯經常地回憶這點。就在十月革命之後，他不只一次地指出說：

“我們的任務是在征服資本家的一切抵抗，不僅是軍事的和政治的，而且是最深刻和最有力的思想的抵抗”。

“資本家抵抗”的形式在這方面沒有如軍事抵抗那樣明顯和露骨。所以此種鬥爭有牠特別的危險性和困難性。在這個戰線上的敵人比任何地方都要多些，牠利用暗地潛侵和暗用“寂靜”裂痕的

方法，把無產階級的個別隊伍隸屬於他的影響之下。

把思想的紊亂帶到革命的無產階級隊伍中來，這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抵抗的不可免的形式，無論牠是自覺意的或非自覺意的，預定的或者有意識的。從這裏發生一個問題，就是和我們自己隊伍中的理論錯誤和傾向作鬥爭，是擁護馬克思主義，伊里奇主義的宇宙觀及我們抵擋資產階級的主要形式。換言之，“意識鬥爭的外部戰線”在現在的條件下，不可免的要充實起來並轉變為“內部戰線”。無論政治的（政治的“傾向”）或純粹理論的（例如對哲學問題及其他）鬥爭，牠既然在黨內爆發起來，就不能不反映出異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問題的極大部份就在於如何把這異階級的影響照實地揭露出來。

在我們黨的範圍內拒絕和這些理論的動搖作鬥爭以及在這方面的“廣泛的”自由主義和“德謨克拉西主義”。等於在布爾札維克主義（註一）宇宙觀領域內拒絕嚴格的規律性和完整性。很明顯的，

黨不能向這條路走。黨應當嚴格地注意到牠自己隊伍的外部 and 內部在“意識戰線”上做些什麼事情。此種戰線有極廣大的，相異的部份。在文學的領域內，在藝術的領域內，按生活的路線或按各種理論等問題的路線進行此種鬥爭。最後，按哲學問題的路線來進行此種鬥爭。

因為把哲學的繁雜問題通俗化有些困難，致使這部份的鬥爭比較難以“通俗化”，比較少引起人們的注意。因此就可以證明此種鬥爭的現實部分的不充分，在現時對革命的裁判沒有什麼意義。這自然不是如此。鬥爭依然在進行，現時在資產階級科學中統治着的那種“哲學的紊亂”，部分地侵入無產階級的隊伍中來。

(註一) 甚至咒罵布爾什維克的叛徒考茨基，在他的“專政和鎮壓克拉斯”的小冊子中，也不能不指出布爾什維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的堅定性和嚴格性的意義上說，是特出的民族。

我們現時在資產階級哲學思想中所觀察到的東西，不能不估計為是一種生命分解的機體中不

掩蔽地腐壞下去的過程。

資產階級的先進代表，在他的青年時代曾經鍛鍊過哲學的有力武器。甚至當資產階級放棄了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唯物的熱忱以後，他的哲學的思想家們還創造那些嚴格的和有力的系統，馬克思對於這些系統並不是全般放棄，而是擇長捨短，並加以理論的克服和改造，才能建立起他自己的宇宙觀的建築，這就成為近代無產階級的宇宙觀。

截到現在止，有許多情形是變更了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在現時以最明目張膽的和最平談無奇的宗教派別為滿足，衣着腐朽的，多少染着中世紀色彩的神服，此外，同時還把原始的，庸俗的經驗論，滲入最後的方法論原則中去，就是說放棄理論的一般化，減少思維作用的意義，減少理論地改造或種理論的意義，而且在赤裸裸的“事實”面前，在“純粹理論”面前屈服了。

現時資產階級科學最大的特點，就是積蓄有極大的經驗，新事實的智識及方法論的沒落，本來

“事實”在方法論的幫助之下，應當受理論的改造，而“經驗”應當受一般化。魯達斯同志有一次在共產主義學院的報告，就是根據這一切來描寫現狀。

“哲學在歐洲再多也不存在了。不久以前，因為康德誕辰的兩百年紀念，新康德派公開的承認他的破產。德國的哲學思想（但牠過去是“哲學之鄉”）是最反動的和完全懷疑的推論的亂七八糟的混合物。某個偉大的思想家有一時候曾經明顯地指出德國的觀念論早已作古了剩下的只有觀念論。”

但是死的東西有時也有危險。特別是分解了的活死屍的危險更大。此種有毒的傳染病首先是經過小資產階級的奴僕們，經過第二國際的“資產階級的工黨”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叛徒們，移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來。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曾經是馬克思主義的）的命運在這方面特別表現得明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牠過去的“全盛”時代，對純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正統性的部分問題曾經很關連，無怪伊里奇說“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員普列漢諾夫

在哲學方面所貢獻的算是全世界馬克思主義文獻中較好的”，而伊里奇自己也是這樣，我們可以添上這一句。在德人方面對哲學問題最內行的算是已死的墨林。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的康民尼斯特。第二國際的“牧師”考茨基曾經寫了無量數的“博學的”著作，從來未嚴重地牽涉到哲學問題，且從來也不敢在這方面求深刻化。當這個問題發生時，考茨基手忙腳亂，發覺他的完全孤立無依，甚至把他自己的推斷直裁了當地溜到馬赫主義方面去。

如果這算做是第二國際標本式的政黨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事情，那末在第二國際最後的政治破產之後，跟着就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立場完全叛賣，而且公開地轉到哲學的反動營壘中去。現時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統治着的是經驗論和弗洛伊德主義的混合物，弗洛伊德（關於主義以後再說），是新康德派與在近代資產階級一般意識中統治着的單純的公開的教派的混合物。庸俗的新康德主義者福蘭特是德國的陪審哲學家，當考茨基

在伯倫斯泰因面前投降以後，伯氏就代替了考茨基的“牧師”位置；伯倫斯泰因和他無量數的役從，用力指出“經驗”的意義。他們是“純粹的”經驗論者是一切哲學的形而上學（而他們認辯證法和唯物論是形而上學）的敵人，是一切哲學的“推理的”敵人。一位讀者馬克博士在褒揚伯倫斯泰因的紀念冊中寫道：“修正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內對這種意識機構（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絕對價值處懷疑的態度，企圖給以最後的教條式的硬化，並且在經驗的光輝下，像煞有介事地要檢查恆久真理的正統性一樣。

很明顯的，關於“硬化”和“恆久真理”的用語只預先拿來遮蓋他自己對規律的理論機構的放棄罷了。此外，他還歧視馬克思為“煩瑣哲學派”，譏笑他的“肺癆式的烏託邦主義”等。著名的社會民主黨員，曾經當過盧森堡的學生馬納著一本書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曾轟動一時。這本書的內容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基礎。首先把他自己的辯證法給予與馬克思主義，說牠和黑格爾派有血